

非遗传人

武术名家郭贵增

舒晋瑜

武术讲究精气神，武术名家郭贵增住那里一坐，腰背挺拔，目光炯炯。绛红色上衣，黑裤子，虽年逾古稀，仍精神矍铄。

沧州是侠客武师的云集之地，一代代留下了尚武之风，被称为“武术之乡”。

郭贵增就出生于武术世家，10岁就随祖父郭长生习练通臂拳、劈挂拳，后从父郭瑞林习通臂二十四式及武术散手。

在郭贵增的印象中，祖父每天天不亮就去运河边挑水，把家里两口大缸挑满再去练功。民国初年，保定组建武术营，18岁的郭长生入营后，学得合一通臂拳法与苗刀绝技，后被聘为武术教官。1928年，他参加全国武术擂台赛并获“优胜

者”称号，通臂拳名声大振，郭长生也被称为“郭燕子”。

郭长生不仅武艺高超，最令人敬重的是他刚正不阿的民族气节。抗战期间，他坚决不为日伪做事，回乡务农。驻沧州日军多次派人重金聘请他教授苗刀，他借口照顾母亲，坚辞不受。

郭贵增回忆，祖父郭长生带着父亲郭瑞林、叔父郭瑞祥，每天早晨四时起床，即使冬日雪天，也会在操场上扫出一块空地，进行练习。一个月下来，新鞋的底子就磨破了。

沧州通臂拳，源于天津独流镇的合一通臂拳，也称通臂二十四式。实际上，其招式不止二十四个，演练起来也没有固定的表演套

路，而是招招实用、急速多变，有“千趟架子万趟步，通臂出来一势打不完”的说法。花几年时间下工夫苦练，很多人都可以练到“出不见手，两脚生风”。郭长生一次与人交手时，对方离自己两丈开外，他不跳不跃，仿佛脚下生风，嗖嗖地，攻到对方身前将他击倒，“郭燕子”名不虚传。

郭贵增说，祖父习武讲究道法自然，有三不练：吃饱不练，饿了不练，心情不好不练。习武首先要学会用气，气就是呼吸，要形神兼备，层次清楚，布局合理，功法引人入胜，动作舒展大方。

郭贵增一家为沧州武术的发扬光大作出了很大贡献。祖父郭长生和父亲郭瑞林培养出的学生，在全国武术比赛上获得不少奖项。叔父郭瑞祥也精通劈挂拳、通臂拳和苗刀，还被评为中国武术最高段九段。

作为沧州市武术名家、沧州武术（劈挂拳）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郭贵

增也将自己的全部心血投入武术的传承发展。他多次参加河北省及沧州市组织的传统武术比赛、武术散手表演赛，并入选国家队参加第二届世界传统武术节，获得劈挂拳、疯魔棍两项金牌。他还编写出版了《原步通臂拳二十四式》一书，为沧州传统武术的推广、武术散手比赛规则的制订及试行做了大量工作。

“传统武术是中华瑰宝，一旦失传就再也找不回来了，将它传承下去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看到现在好多学生都戴着眼镜，郭贵增嘴上不说，心里却有点着急，他希望孩子们从武术锻炼中受益。

除了平时在沧州师范学院武术学院担任客座教授外，郭贵增的大量业余时间都用于义务教学。为了让同道和孩子们更好地习练武艺，他自掏腰包购置了器械和毯子等。郭贵增说，自己没什么私心，只要大家想学，他就一直教下去。

二十多年来，郭贵增义务教授

学员数百名，不少学员在各项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有的因为武术特长被全国重点大学录取。他的孙子、孙女也是从小习武，孙子郭厚泽曾获得武术大赛少年组武术全能冠军，孙女郭惠泽也被选进沧州体校武术女队深造。

交谈中，郭贵增几次提起人品。过去拳房有纪律，讲究仁、义、礼、智、信，尊师重德，崇侠尚义，非德不收，非德不授。郭贵增说，人品是第一位的，技术精湛是次要的。习武首先要人品正，才能立得住，中国武术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永久地传承下去。

古往今来，深沉多情的大运河不知孕育了多少文化名人和堪称传奇的文化遗产。这传奇犹如一面古老的镜子，折射着运河的两岸风光，也折射着运河儿女的勤劳善良。这生命的长河，只有注入人民的智慧，才更富有灵魂和生机，才能更加浩浩荡荡地流向未来。

行走

走进张陶窑

林永香

走进张陶窑后的杨树林，漫步在通幽的青石板路上，左耳的流水，右耳的鸟鸣，扑鼻的艾香，满眼的景色，连风都是异样地沁人心脾。

不远处，刻录着“刚柔还以山甫勋，孝友惟应张仲伦。虚说长年尚馀树，清风永世属斯人。”御赐诗的地方，据说，就是清乾隆帝东巡时，拜谒尹吉甫墓登大运河岸处。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乾隆帝东巡路过南皮，得知西周内史大臣、大将军尹吉甫墓在此，便命吏部侍郎曹秀先到坟前祭奠，并刻石立碑纪念。原碑上刻有曹秀先奉皇帝命撰写的碑文，碑文里就有这首诗。碑阴题曰：周卿士尹吉甫墓碑。墓碑残去一角，现存于南皮县博物馆。

张陶窑就坐落在南皮县冯家口镇西代庄村后的运河东岸上，这是一个只有几百人的小村庄。村民的房子掩映在高低错落的树木之间。每一棵树，都保留着原本的样子。这里的房舍既符合现代居住概念，又有老房子的灵魂。

村庄的魅力，大概就是接地气。喜欢乡野，喜欢自然笑着、打招呼的村民。河水静静流淌，鸟儿起起落落，孩子们跑跑跳跳，摘几朵小花，捉几只小虫，大自然才是孩子最释放天性的乐园。

乡村的生活朴实，附近村里的人，吃的都是第一手的瓜果蔬菜。自从引来黄河水、长江水，运河里多了黄河大鲤鱼和清江小鲢鱼。这两种野生鱼，不同于本地鱼，大鲤鱼呈长条状，通身黄鳞，肉质鲜美，没有一点儿土腥味；小鲢鱼肉质细腻、味道清甜，每一口都仿佛诉说着大自然的馈赠，使人垂涎欲滴、欲罢不能。

这是一座独立的枣红色砖瓦的院落，建在河岸上，被杨柳、海棠、梨树等各种树木包围着，不远处有上千亩柠棕色的油

菜花，如同披在河岸上的飘带，很迷人。

院落周围有成片高大的杨树林，明媚的阳光透过茂密的树叶，洒下斑驳的光影，如同金色的雨点落在河面上。杨树枝干挺拔，灰白色的树皮上布满了细小的纹理，仿佛是岁月留下的印记。新叶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发出沙沙的声音，仿佛低声诉说着千年运河的故事。

远远望去，整片杨树林犹如绿色海洋，给人以无限的希望和生机。树下，绿草如茵，野花点缀其中，五颜六色的花朵在微风中翩翩起舞，为这片树林增添了几分娇艳和妩媚。在树林间的空地上，铺设了窄窄的石板路，还有几处铺有木质地板，是可架设帐篷的休闲区域。工作之余或节假日，约三两知己，摆一简易茶桌，几把藤椅，品茗聊天。蓝天、白云、绿树、花草、茶者相互映衬，岂不是一幅恬然和谐的自然画卷。

张陶窑有着600多年陶艺传承。600多年前，这里作为码头曾经船只林立、商贾云集、桨声灯影，俨然江南水乡。张陶窑最初的杰作，24公斤的贡砖，就是从这里源源不断地水运到北京，为紫禁城的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明永乐二年（1404），张姓由山西洪洞县辗转至北京涿县后，又迁此立村。因此地原为明代窑场，砖业发达，故取名窑场，后简称为窑厂。

张姓建村后，以窑业为生。后一支迁往南皮县印子头村（后分为前印村、后印村），分支为东、西门。晚清重臣、后期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为东门15世孙，而今的窑主张中正便是南皮张陶窑第19世传人。

走进张陶窑，入院即是非遗技艺展演露天大舞台，中间是两个展厅，东边尽头是张陶窑直播间兼小茶室。

展厅里，是满眼的陶瓷艺术

品。大部分是窑主的陶瓷作品，还有一些文创产品和一大堆来研学体验学生留下的成品和半成品，琳琅满目。

张陶窑窑主叫张中正，五十有六，多年来在传承张家窑陶艺的基础上，不断发扬光大，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高温窑变釉手绘瓷器技艺。他的作品釉色温润如玉、绚丽似霞，在各种名瓷当中，窑变釉瓷绘瓷器因其窑变特性和东西方艺术融合的特点，已然成为瓷界新宠。

张陶窑是大运河文化的一部分，是沧州早期的民间窑口，是土与火的手工艺技艺，经过张中正的传承，从烧制青砖瓦、粗陶发展到现在的陶与瓷。从实用器到观赏器，从陶釉结合到青花绘制，再到独门技艺，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特征。

张中正把釉彩做西画油彩，用东方毛笔大写意形式表现出来，融汇了东西方艺术形式，呈现出绚丽色彩的手绘瓷器作品，有现代感，又有传统，通过高温的淬炼窑变，件件孤品诞生，有装饰和收藏价值。

在各种名瓷当中，高温窑变釉因其“窑变”的特点，被誉为最富神秘色彩的艺术瓷品之一。每一个成品都是瓷器的化茧成蝶，极难仿制和复制，因此艺术价值颇高。

张中正不仅仅满足于在这里研究、发展张氏陶艺。他还有更大的“野心”：要把这里的生活都化为艺术。在他的规划中，这里还要搞成以陶瓷为主题的文旅产业——陶舍+民宿，陶舍+酒吧，将艺术与自然完美结合。

泥塑制作、绘瓷体验、河边垂钓、林间散步、花间嬉戏，在游玩当中，人们既增长了知识，又陶冶了情操、愉悦了身心。凡此乐趣种种，禁不住浑身发痒，令人跃跃欲试。

风从张陶窑屋后的林海拂过，一路绕过树梢头，越进门廊，如丝似绢的清凉渐渐抚平了心头所有的烦扰。

风，轻抚着沐浴阳光的麦浪
它的吻，如此温暖
在叶尖轻舔，那露珠滴落
将我，温柔地环绕

五月的麦田
摇曳着自由的姿态
此刻，我驻足于一株灌浆的麦前
它俯身，拥抱水中的光影
根系深深，扎入这片土壤
汲取大地的营养
而后，茎秆挺立，直指苍穹
恰好与我，目光交汇

它，似我般倾听

悠悠荡荡 吹来吹去

木槿一排一排站着
保持一米的距离
紫藤散漫的攀缘
花开的时候
看不出哪棵藤已经缠绕在一起
草木从来听从自然的秩序

在一树盛开的桃花面前
我远不及野蜜蜂表达的热情和爱意

阳光穿墙而过 搭在我的肩上
像一条蓬勃蔓生的藤萝
暖阳铺洒 万物生发
每一个毛孔都在发芽
山樱枝的枝条柔软
好在秋天累累硕果时能俯下身去
好在刺骨寒风中还能

“好吃”，在形式或技巧上则不拘一格，追求“好看”。收录的54篇散文，可分为狭义上的散文和随笔两大类。如果说散文侧重于历史的记录和生活的记录，以示不该遗忘，随笔则侧重于思索，以求启迪后人。篇幅上，有长篇，比如《鱼台治水篇》《消失的人》《乡间河边永恒》《竹竿巷里觅河踪》及“文化济宁”纪录片系列等；有短篇，比如《心向运河》《剑》《酒》《笑》及“人间味道”系列，《读书偶记》更是短到极致，数百字而已……形式上，有单篇，有系列——“人间味道”系列、“文化济宁”系列及“元话剧”小系列……内容丰富，涵盖极广，形式多样，不拘一格。

写法上，满涛用心用情用力。《鱼台治水篇》自不必说。《春天走过的村选路》写法灵活多变，不仅吸引读者、引发思考，而且层层剖析、层层深入。以旁观者、见证人身份，从侧面写“我听他讲了组织选举时的辛苦”“我钦佩基层干部的聪明”；不循常规甚至一反常态写农民“英雄群体形象被历史放

大了，他们并不总是安分”，凸现罕见的真实性和深刻性。结尾升华，彰显深度与高度及前瞻性——“未来的中国必然是这样”长篇如此，短章亦然。小随笔《读书偶记》，是老生常谈的话题，却短小精悍，极富跳跃性和情趣。开头出人意料：“读书最好不要在冬天的夜晚”，然后又 是细节描写：“躲进被窝……此乃难得的人生佳境”，然后又一转，“然而对于读书本身来说，这种佳境未必见佳”，然后再转：“读书最好不要过于舒适”，貌似无理，其实深刻，然后又 是细节描写——“去搬一张小凳……尽情地享受那一刻的光明”，结尾升华，一句“与书为伴，身外和心内的杂物仿佛都不见了”，读书净化灵魂。

北师大文学院博士生导师、著名文学评论家翟文铨教授对满涛的写作不吝赞美：“确实写得很好，叙事成熟，节奏把握得很好。”正因如此，品读《行走在深处》，因其“有用”，因其深刻，因其不事雕琢却出人意料，须慢读，用心读，方知其妙。

新大运河散文

翠柳叶绿

张莹

张莹，沧县人，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半旧时光》等散文集4部。

天蒙蒙亮，姥爷起床，叠好被褥，背了柳条筐，悄悄出门。

他一路走着，一路看路边的树，还有鸟儿。静静的晨，听得见鸟儿翅膀震动的声音。

姥爷仰起脸，似乎找那啼叫的鸟儿，又似乎，看那叶子绿了几许。姥爷对着它们笑，是从哪儿溜出来的呀？春光如此招人爱。姥爷拿出烟袋，舀一勺烟丝放到烟锅，按一按，擦一根火柴，点上，吸一口，继续走。

一袋烟的工夫，姥爷到了运河沿，放下筐，慢慢踱着。

河沿的土软软的，有淡淡的绿冒出来，姥爷低头看看，伸手拨着什么，偶然，拾起一根干树枝。那是去年，或者前年的枝条，被遗忘在河沿，干干的。

柳树明显地柔软了起来，有柳梢调皮地拂过姥爷发亮的头。

姥爷的头，光光的，有人开他玩笑，他总是嘿嘿一笑，用手围着头抹一圈，好像长满乌发般满足开心。

太阳升起来了，一树一树的春光。姥爷的筐里，装了半筐干树枝。

回家吃饭的时候，姥爷说，河里水挺好的，今年墒情不错，好种地哩！

我的兴趣不在于此，只盼着姥爷带我去河边“捡虾”。

姥爷喜欢捕鱼，空闲的时候，约了伙伴，拿了捕鱼的家伙出发。我是被姥爷放在河边柳树下、严令不许动的那一个，只能远远看着姥爷，等渔网上岸。

很快，撒出的一网就拉了上来，有不好对付的大鱼，被姥爷投进了桶里，剩下一些弱小的，抖落岸边。

这时，我就可以上阵了，拿着茶缸，一点点地去找那些小小的虾，每捡到一个，就仿佛看见了一朵销魂的花，那叫一个美呢。

等姥爷收网，我也几乎捡满了缸，回家舅妈放在锅里蒸。开锅的刹那，香，如潮水般，一浪高过一浪，直忍不住叫。姥爷笑咪咪看着，不说话。多少年以后，我一直没有吃过那么好的蒸虾。

可是，这样惬意的日子很快就要结束了，我要回运河对岸的奶奶家上学。

姥爷拉着我的手，送到村外，告诉我，不要嘟着嘴，这样的姑娘不好看。等放寒假了，姥爷接你来。

我不情愿地坐上自行车的小座椅，和妈妈回家。

学校里老师说“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可这明明是秋天啊，柳树的叶子黄了。我想，姥爷肯定知道细叶是谁裁出的，因为他能天天去见柳树。

终于等来了寒假，我迫不及待地整理好书包，出发姥爷家。

妈妈的自行车在路上转啊转。从中午一直转到了太阳落山，夕阳染红了半边天，仿佛伸手就能捞起一捧红灿灿。夕阳中那个人染满霜的人，背着筐，慢慢悠悠，走走停停。

姥爷，姥爷……我使劲叫着。

他扭头，疾步走来。我挣脱妈妈的自行车，奔到他怀里。他一把抱我，笑得合不拢嘴，一连串地问：累不累啊？这次考多少分？终于等到我的小丫头了……

我大声地汇报成绩，姥爷点头说，好，好。

冬天说冷，也冷得异常。运河的水结了冰，我和小伙伴们偷偷跑到运河上溜冰。你追我赶，哪里顾得上回家的时间。

天色渐暗，忽然，就听见一声声急促的呼唤，我一怔，那是我名字。

心，扑通扑通狂跳起来，这揍要挨上了。小伙伴见势不妙，赶紧跑开了。

谁让你来的？

姥爷声音严厉，瞪大了眼睛，光亮的头，也泛起了红。我吓坏了，说不出话，哇地一声哭起来。

片刻，姥爷放缓了一下说：这要是掉下去，怎么办？不许再偷着来了，告诉大人再来，记住了吗？

我支支吾吾着，点头。姥爷疼惜地叹口气，蹲下身子，为我擦去泪水，敞开棉衣，揽我入怀。缩在姥爷棉袄里，又暖又踏实。姥爷抱着我，没有回家，而是去找了和我玩的小伙伴，先把他们一送回去。

我和姥爷到家时，屋里已经热气腾腾了，热乎乎的粥正等着我们。饭后，依在暖暖的炕头，听姥爷讲穆桂英挂帅的故事……

柳叶落满河岸，风寂寂的，鸟也寂寂的，我想找个那背筐在岸边等我回家的人。

然而，我却再也找不到了，只有运河依然，柳枝轻轻。

冬末春初的清晨，没有任何征兆地，他走了。留给我的是一封夹在《红楼梦》书里没写完的信，还有将发未发的柳芽。

信上写着：丫头，好好学习啊，等暑假带你去河边捡虾，姥爷想你了……



评论

在『有用的文字』里行走

——满涛散文集《行走在深处》漫谈

贺有德

山东济宁作家满涛最新散文集《行走在深处》日前由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在王开岭先生的“序”《“有用”的文字》和作者的《后记》中，同时提及“有用的文字”。“序”中引用，“记”中原创，震撼人心，不妨摘录：“什么是有用的文字？在我看来，如果文学不能影响历史和现实，至少要忠于历史、记录历史，辅之以思索，给后人以启迪。”这写作信条，直率而深情，直抵人心深处。

当下的文学创作，正如王开岭先生所痛批：“妄的成分太多，多得让人恐慌，而真实的东西太少了，现实的东西太少了，‘有用’的东西太少了……”文学太悠闲，闲得无聊，文学太舒适，舒适得近乎腐败。”我们不可否认优秀的作家和优秀的作品，但不少作家们确实走在“有用”的对立面：闲适、琐碎、轻浮、矫情、逃避现实，沉溺于“技术性写作”。“夫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非“有用的文字”，岂能与此相应和？久而久之，必然沦为文字游戏甚至文字

垃圾，为人所不齿。

满涛的创作追求“有用”，曾这样为自己的作品定位：关注现实，关注自我——正应了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创作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1998年印尼发生了大规模骚乱事件，虽举世震惊，可相隔遥远，异国他乡，大多是短暂关注，然后忘记，满涛则不然，认为这是历史，应该记录，于是有了那篇《美文》首发并获评1999年度《美文》首届报人散文奖、《散文选刊》列入年度散文排行榜的《朽与不朽的人间》；1998年至1999年间，满涛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收集各种资料，研究新旧县志，写出了近万字的大散文《鱼台治水篇》，记录百年来鱼台人治水、种稻的历史巨变，成为鱼台重振“稻改”精神的先声；1999年，全国各地乡村“海选”出现，村民自治选举，满涛投身其中，写出了《春天走过的村选路》，记录自己的所见和所思，再次被《中华文学选刊》转发。

《行走在深处》在内容或主题上始终遵循“有用”的创作信条，追求



河水声声（工笔画）
杨贵玉作